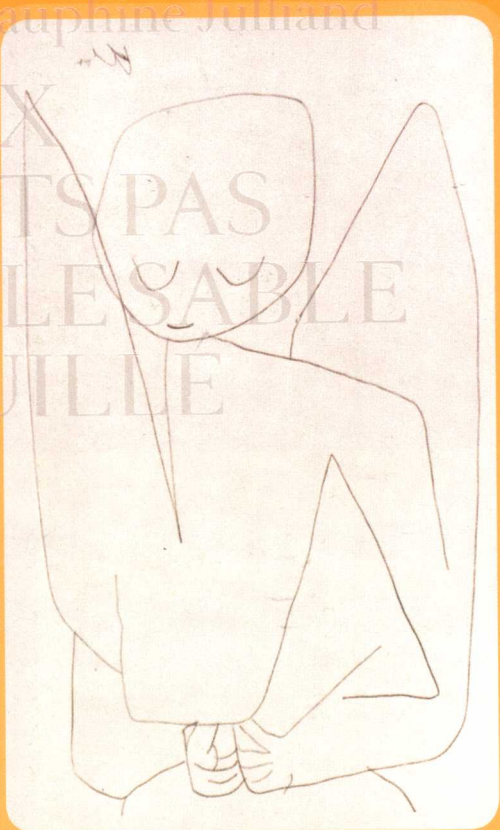


Anne-Dauphine Julliard

DEUX
PETITS PAS
SUR LE SABLE
MOUILLE



沙滩上的小脚印



NLIC2970863627

21世纪
年度最
外国小
说



2012年

〔法国〕安娜·杜芬妮·朱利安

马·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DEUX
PETITS PAS
SUR LE SABLE
MOUILLÉ

沙滩上的小脚印

〔法国〕安娜·杜芬妮·朱利安 著

马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3815
ANNE-DAUPHINE JULLIAND
DEUX PETITS PAS SUR LE SABLE MOUILLÉ
copyright© Editions Les Arènes, Paris,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滩上的小脚印/(法)朱利安著;马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9513-1

I. ①沙… II. ①朱…②马…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218 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责任校对 李 雪
装帧设计 赵 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页 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13-1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

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1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十届,共有十九个国家的六十二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肖丽媛 盛 力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欧阳韬

法国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吴岳添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车槿山 李玉民 余中先 吴岳添 谭立德

“微山湖奖(2012)”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众议 肖丽媛 聂震宁 程大志 管士光

秘书长

刘 乔

安娜-杜芬妮·朱利安的自传体小说《沙滩上的小脚印》，叙述的是她的两个身患不治之症的女儿病情日益加重，以及她尽力为她们医治的动人故事。死亡是这两个女儿必然的结局，但是母女同心协力与病魔斗争，使这个不幸的家庭充满了温情。读者在悲伤之余能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美好与善良的人性，进而祝愿世界上一切有残疾儿童的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Deux petits pas sur le sable mouillé》，le roman autobiographique d'Anne - Dauphine Julliand, raconte l'histoire émouvante que ses deux filles ayant les maladies inguérissables s'affaiblissent de jour en jour, et elle tâche de les consoler et guérir. La mort est la fin inévitable de ces deux filles, mais comme la mère et ses filles luttent de communs efforts contre la maladie, cette famille malheureuse est pleine de tendresse. Sauf la tristesse, les lecteurs peuvent y sentir profondément la belle et bonne humanité, et souhaitent naturellement que toutes les familles ayant des enfants invalides puissent avoir une vie heureuse.

**Jury des meilleurs romans
étrangers annuels du XXI^e siècle**

译者前言

一个炎热夏季的午后,我拿到了这本书,立即就被封面上一片浅蓝广阔的海滩吸引住了。在这片湿漉漉的沙滩上,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在行走,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只不过她走路的姿势有些异常。我翻到封底,读了封底文字,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名叫泰伊丝,她患上了罕见的幼儿遗传疾病,刚刚两岁的她将一步步丧失她所有的生命机能,仅仅只有几个月的生命。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读来都让人心痛不忍,而身为母亲的安娜-杜芬妮又情何以堪!

但是安娜-杜芬妮说“若生命无法增以岁月,就将生命注入时日!”她给了女儿一份爱的承诺,并用孤注一掷的爱来践行这份承诺。于是这个故事就平添了许多温暖。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时时都能感受到这温暖。当安娜-杜芬妮在泰伊丝两岁生日那天得知噩耗时,她描述了一幅画面,泰伊丝的哥哥,四岁的加斯帕德声嘶力竭地为妹妹唱生日快乐歌。当她在地铁上疲于应付加斯帕德的玩闹,泰伊丝的神经痛发作以及腹中胎儿的不适,竟遭陌生人的冷眼时,亲友们纷纷前来响应她的求助。温暖无处不在。无论是药店医师的鼓励,还是护士们尽心尽力对泰伊

丝以及对她患同样疾病的小女儿埃兹莉思的护理治疗。无论是保姆特蕾莎耐心地对孩子们的呵护,还是各方各界对他们的支持。一幕幕温暖的画面在安娜-杜芬妮的笔下犹如荆棘枝上开出的朵朵鲜花,给她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温馨,给他们带来了平稳的生活。帮助他们爬过每天的高山,保证他们的船不偏离方向,不倾覆。

此外,安娜-杜芬妮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她对泰伊丝的承诺,她对泰伊丝的爱从未缺席,从不动摇。母女连心,她感受着泰伊丝非人类所能承受的神经痛;在泰伊丝不能走路的时候,做她的脚;在她不能说话的时候,跟她用言语之外的交流方式对话;在泰伊丝无法吃饭的时候,随时维护她的尊严并且让她“坐”在饭桌旁与家人在一起;在泰伊丝不能看的时候,为她守夜播放摇篮曲;在她不能听的时候,与她做躲猫猫游戏。她精心为女儿准备熏香蜡烛和摇篮曲光盘作为圣诞礼物。她在女儿最后的时光里带着她去度假。泰伊丝的生活从来没有因为疾病而暗淡,而停滞,反而因为爱与温暖更加丰富,更加绚烂。甚至于在一个冬夜,当泰伊丝短暂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作者领悟到是泰伊丝教会了她爱。幼小的泰伊丝本就是被保护的孩子,却遭疾病肆虐,衰弱无力,脆弱得不堪一击。她所能做的,就只有拼尽全力去爱。爱这个她懵懂中不能理解的世界,自然地接受她生命中发生的一切。在成人眼中的苦难,在她那里,不过是感受生活中快乐与难过的经历。当安娜-杜芬妮明白了这一切的时候,她耳边不断响起的那令人感觉孤独的声音:“如果你知道……”一下子消失了,她喊出了“我知道!”她知道了什么?爱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人类意志的强大?读者或许会有自己的思考与解读。而泰伊丝的死,在安娜-杜芬妮的笔下,在一位母亲写来,平静自然得如同呼吸一般。没有呼天抢地悲痛欲绝的

情感宣泄,没有华丽文字的渲染。寥寥数语,却写尽了一位母亲至深的爱。而死亡,从来都不会让人无动于衷的,尤其是一个只活了三岁零三个季度的女孩被疾病一点点夺去生命。但是,我感觉到的没有悲痛,没有哀伤,只有爱带来的平静美好情感。正如加斯帕德说的那样:“死没什么要紧的。它让人难过,不过没有关系。”

关于这位勇敢地倾尽所有去爱的母亲——一九七三年出生的安娜-杜芬妮·朱利安,她是巴黎的一名记者。她跟丈夫劳伊克,长子加斯帕德,长女泰伊丝生活很幸福。但是在二〇〇六年的时候,她得知她的女儿泰伊丝患上了不治之症——异染性脑蛋白营养不良病。她即将出生的婴儿——后来的次女埃兹莉思也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患上这种遗传病。《沙滩上的小脚印》记录了泰伊丝最后的生命历程,以及她的家庭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她的文字非常简洁,没有很多修饰情感的句子,却隐藏着一位坚强母亲的勇气与厚重的爱。目前,在泰伊丝过世以后,安娜-杜芬妮与丈夫又有了次子亚瑟,并且成功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的埃兹莉思也健康地生活着。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安娜-杜芬妮深刻的母爱所深深地触动,但又恐怕不能将她的情感百分之百地传达出来,感到很多的不安与压力。虽说人类的情感不分种族,都是相通的,但对于在苦难中生活的人的快乐与悲伤的感受力却人人不尽相同。但愿我的翻译能带给读者一些感动与思考,也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沙滩上的小脚印留在人们心中,在湿漉漉的沙滩上走过的人踩出的是更加深刻的人生。

译者

二〇一二年八月

“死没什么要紧的。它叫人难过,不过没有关系。”

加斯帕德

这一刻,就在这一刻,我听到那几个字在我体内回响。它们摄住我的心,占据我的思想,侵入我的整个生命。“如果你知道……”三月一日星期三,一个平常的日子,巴黎被拉长的冬天到了尽头的日子。在儿童医院神经科两个入口处夹着的等候大厅里,我们已经等了二十分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过往的人。每一次科室的门被打开的时候,我的呼吸就一下停住。我期望看到,但又害怕看到神经学专家的脸出现,并最终知道结果。昨天接到他的电话之后,时间似乎再也过不完了。“我们弄清楚您的女儿患什么病了。明天下午三点请到医院来,我们向您说明。当然,请您和您的丈夫一同前来。”之后,我们就在等。

劳伊克就在我身边,紧挨着我,他脸绷得紧紧的,面色苍白。他站起来,走几步,又回来,坐下,拿起一份报纸,又放下。他抓起我的手,用尽全力地攥着。我用另一只手抚摸我隆起的腹部,肚子里的小生命已经五个月了。我抚摸他,给他安慰,一种本能的保护动作。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如果你知道……”这句话深深地镌

刻进我的心底,我再也不会忘记。我更不会忘记我是怎样感受到它的:那种已经知道并知道一切的心中有数的痛苦与平静。几分钟后,我们的生活将会烙上不幸。这句话本身就概括了我们此后每天生活中的苦难。

医生终于来了。她问候了我们,请我们原谅她的迟到,然后把我們带到走廊最里面一间隔离开的小房间里。有两个人随同我们进了房间,其中一个是新陈代谢疾病方面的专家,我们曾经见过面。

当医生向我们介绍第三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揪紧了:她是一位心理学家。毫无征兆地,我一下子被眼泪淹没。甚至还不知道结果。一刹那,我明白了。“如果你知道……”

耳边似雷鸣般轰隆作响。落入耳中的只有重要的几句片言只语:“您的女儿……严重的遗传病……异染性脑蛋白营养不良……退行性疾病……生命非常有限……”

不。

我的大脑拒绝理解,我的精神在反抗。他们说不是我的泰伊丝;这不是真的;我不在这儿;这不可能。我紧紧倚靠着劳伊克,我的保护墙。

头脑一片混乱,嘴里却清楚地冒出了一个令人惊惶的问题:“我们将要出生的孩子会不会得这种病?”

“有四分之一的可能他已经患病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几率……”

晴天霹雳。一个森然可怖的黑洞出现在我们脚前。未来成了虚无。然而,就在这灾难性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本能占了上风,仅仅几秒钟的时间,瞬间却坚决。不,我们不要产前诊断,我们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条生命!黑漆漆的地平线上一丝微弱细

小的光亮。

讨论还在继续。我们没有参与,我们已经没有了力气。我们不在这里,我们不在任何地方。此时此刻,我们应当站起来,离开房间。这个似乎很简单微小的动作,却成了最难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一下子把我们拉到跟前,把我们扯进未来的生活中,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生活了。它是一种象征:我们必须从这次打击中重新振作起来,继续生活。迈出第一步。一小步,但终归是迈出了一步。

我们在医院的楼房前分开,劳伊克重回去上班。两人都心慌意乱,憔悴不堪,五脏六腑像被掏空了一般。我们一点儿都没预感到这样的祸端。

我像个木头人一样回到了家。刚一推开门,就看见了她。泰伊丝……她站在门口,脸上带着大大的笑,粉嫩的脸蛋,金栗色的头发,淘气可爱。她站在那儿,那么快乐,那么光彩夺目,那么调皮自信。而且今天,三月一日星期三,今天是她的生日。她两岁了。

泰伊丝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与其他小女孩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至少一个小时前是这样。直到今天,她与别的女孩唯一值得注意的差别就是她出生的日期:二月二十九日。一个每四年才有的日子,一个只在闰年才过的生日。劳伊克对此欣喜若狂。他高兴地叫嚷着说他的女儿会老得慢一些。就这个,这是泰伊丝唯一独特之处。她的生日,还有她不同寻常的一步。令人赞叹的一步,只是有点迟疑。我是在去年夏末察觉到这一点的。我喜欢看湿漉漉的沙滩上小小的脚印。在布列塔尼温和的沙滩上,我注意到泰伊丝走路的方式有些异样。她的大脚趾弯向内侧。不过,她会走路了,这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她可

能有某种平足问题,顶多是这样。

为求心中安稳,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去看了一名矫形外科医生。他什么也没给我们透露,建议我们再等一年,看看事情会不会自行回复正常。然而一年对父母来说太长了,而且两个人的见解好过一个人的。我们约见了一家儿童医院。在那,医生对泰伊丝的步态现象做出了同样的判定。

“没有问题,至少不是形体上的,”医生说道,“不过去看看神经科医生吧,可能会给你们解释。”

我们不再担心:我们知道泰伊丝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即使不是这样,以后才知道。

十月到了末尾。一个异常美妙的消息使我们幸福得不得了。继很快就四岁的加斯帕德,还有泰伊丝之后,我们将在七月中旬迎来第三个孩子。此外,我们就要搬进一间更宽敞的公寓里。我们在工作中也精神焕发。而且我们相亲相爱!一句话,生活在朝我们微笑……如果没有泰伊丝走路时费力弯曲的小脚……

神经科医生到年末才有时间接待我们。我们不着急。尽管泰伊丝的保姆和日托所的园长很肯定地说她们看见她的手微微抖动……而且她们注意到泰伊丝近些天笑得少了。确实是这样,可这没有引起我们的警惕。泰伊丝肯定察觉到了未出世的婴儿的存在,这使她气恼烦乱。这应该就是原因。但这没有妨碍她像所有同龄小女孩一样继续成长。她唱歌,笑,说话,玩耍,对一切感到惊奇。

在我们拜访神经科医生的时候,她进一步确定了我们既得的所有检查结果,但她还是要求我们再进行系列的检查。在今年年初,泰伊丝的磁共振成像显示正常。好消息?不,不完全是,医生们不这样认为。因为要好好解释步态问题。诊断程序

变得让人抑郁。泰伊丝又做了一些更痛苦的检测：抽血，腰椎穿刺术，皮肤活组织检查。我们听到医生讨论新陈代谢方面的疾病，却不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目前也得不出确切的答案。然后医生们通知劳伊克和我抽血检查。我们顺从又自信地做了检查；我们对等待着我们的结果没有任何疑虑。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我们的生活就翻天覆地地改变了。